禮記集解

禮記卷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學記第十八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學記者以其記人敎學之義朱子曰此篇言古者學校敎人傳道授受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葢兼大小學言之○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學記樂記最近道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釋文謏思了反

徐所𠐗反

聞音問

鄭氏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氏曰聞聲聞也言人起發謀慮必擬度於

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以自輔此是人身小善故小有聲聞恩未被物故不足以動衆也就賢體遠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識見猶淺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守常法用中才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愚謂人君而能就賢體遠亦可謂有志於治矣然苟未知學則所以化民者無其本也唯由學則明德以新民而可以化民成俗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釋文兌依註作說音悅下兌命放此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

大學庠序之官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愚謂玉之質美矣然不琢則不成器人而不學雖有美質不可恃也教學以大學之道教人而使學之也古之王者既盡乎脩已治人之道又以爲化民成俗非一人之所能獨爲故立爲學校以教人而使人莫不由乎學故其進而爲公卿大夫者莫非聖賢之徒而民莫不蒙其澤矣典常也言人君當始終思念常於學而不舍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釋文强其丈反又其良反長丁兩反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

鄭氏曰旨美也學則覩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

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不知困爾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呂氏大臨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釋文塾音孰一音育術音遂出

註

鄭氏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氏曰此明立學之所在家有塾者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

出入恆就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有庠者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術有序者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教黨中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天子立四代學諸侯但立時王之學也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鄉飲酒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以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陳氏禮書曰州曰

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顧氏炎武曰術有序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遂術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改術爲州非也愚謂遂有序者言六遂之中縣鄙之屬有序也六鄉之中閭側有塾州黨有序鄉有庠則六遂之中里側有塾縣鄙有序遂有庠此於鄉但言黨於遂但言術畧舉而互見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釋文比毗志反中徐丁仲反樂五孝反又音嶽下不能樂學同說音悅蛾魚綺反本或作蟻

鄭氏曰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學也中猶閒也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志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孔氏曰蚍蜉所為謂銜土也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畧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有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

以無恨矣朱子曰鄭註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遍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陳氏澔曰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易其汚俗也愚謂敬業博習所以專其業於已也至能論學則深造以道而所得於已者深矣樂羣親師所以集其益於人也至能取友則中有定識而所見於人者明矣離經者窮理之始至於知類通達則物

格知至而精粗無不貫知之成也辨志者力行之端至於强立不反則意誠心正而物欲不能奪行之成也此皆明明德之事也已德既明然後推以及民以之化民易俗而近遠莫不歸之則其德化之所及者深而所被者廣非謏聞動衆者之所得而侔矣術學也蚍蜉之子其爲力微矣然時時學術蚍蜉之所爲則能成大垤爲學之功由始學以至於大成雖若非一蹴之所能幾然爲之以漸而亦無不可至也○鄭氏曰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孔氏曰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愚謂周禮三年大比者興賢能之期也此中年考校者學校中考察之期也二者各爲一事初不相悖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

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釋文宵音消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篋古協反孫音遜下皆同夏古雅反語魚廒反學不躐等學胡孝反○今按觀爲觀示之義當音古亂反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也菜謂芹藻之屬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啟發也學不躐等

學教也教之長稱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氏曰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人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示敬道者服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入學鼓篋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筐篋以出其書也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視學謂考試學者經義或君親往或命有司爲之未卜禘祭不視學欲優游縱閑學者之志不急切之也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欲學者存其心也憤憤口悱悱然後啟之也學不躐等者學教也躐踰越也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得踰越等差也朱子曰觀示也謂示之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愚謂始立學必釋菜於先

聖先師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先聖先師乃先世有道德者皮弁祭菜所以示學者尊敬道德使知所以仰慕而興起也詩者學者之所竝誦始入學者先習小雅鹿鳴之三篇蓋以此三篇皆君之所以燕樂其臣而臣之所以服事於君者故以入官之道示之於入學之始所以擴充其志意使知學之當爲用於國家也入學發篋必擊鼓以警告之所以提撕警覺使之遜心於學業之中而不至於外馳也夏楚二物即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所以收攝學者威儀而不至於惰慢少胥云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是也禘者夏祭之名言卜禘者禘必先卜也視學謂考學者之業即一年視離經辨志以至於九年視知類通達也入學在春而考視則在夏祭之後所以寬其期以優游其志意而

使之不至於迫蹙也凡人之於學得之也易則其守之不固故時時觀示而不輒語以發之所以使學者存其心以求之於內待其自有所得而後告之也年有長幼則學有淺深故其進而受教於師使長者諮問而幼者從旁聽之所以敎之使循序而進而不可踰越等級也此七者雖未及乎講貫服習之事然振興鼓舞之方整齊嚴肅之意從容涵養之益皆在是焉是設敎之大倫也大倫猶言大義也官已仕者士未仕者官與士之所學理雖同而分則異故一以盡其事爲先一以尙其志爲先引此者以證上文七者皆士先志之事也

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

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釋文操七刀反縵末但反依於豈反興虛應反樂其音嶽又音洛又五教反離力智反○鄭註依或爲衣雜或爲雅○舊讀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一句陸氏朱子讀時教必有正業爲句退息必有居學爲句今從之依字當從張子讀爲聲依永之依如字

鄭氏曰操縵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雜服冕服皮弁之屬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爲息游謂閒暇無事之爲游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孔氏曰弦琴瑟之屬若不先學操調雜弄則手指不便故不能安弦也張子曰依聲之依永者也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

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樂學也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唯其敏而已陸氏佃曰正業時敎之所敎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是也居學退息之所學也若操縵博依是也朱子曰時敎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游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愚謂居學謂私居之所學也依當如張子讀爲聲依永之依博依謂雜曲可歌詠者也雜服謂私燕之所服若深衣之屬也操縵非樂之正也然不學乎此則於手指不便習而不能以安於琴瑟之弦矣博依非詩之正也然不學

乎此則於節奏不嫻熟而不能以安於詩矣雜服非禮
之重也然不學乎此則於儀文不素習而不能以安於
禮矣樂學謂樂正學也弦也詩也禮也皆正學而時教
之所學也操縵也博依也雜服也所謂藝也皆退息之
所學也正業於人至切而居學若在可緩然二者之爲
理相通而事相資有不可以偏廢者故不游之於雜藝
以發其歡欣之趣則不能安於正業而生其親樂之心
也藏謂入學受業也脩脩正業也息退而私居也游謂
游心於居學也藏焉必有所脩息焉必有所游無在而
非義理之養其求之也博其入之也深理浹於心而有
左右逢原之樂身習於事而無艱難煩苦之迹是故內
則信乎已之所得外則樂乎師友之相成至於學之大
成而強立不返也敬孫書作孫志孫則其心虛而有近

褁切已之功時敏則其業勤而有日新不已之益故其所脩之道來而不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釋文呻音申一音親佔敕沾反訊字又作誶音信佛本又作拂扶弗反去如字又起呂反○鄭註呻或爲慕訊或爲訾

鄭氏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於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唯其未曉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材道也教人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施之也悖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也隱不稱揚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
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
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
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
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
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勉率
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欲
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
隱其學謂以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
之意愚謂進謂進學也進而不顧其安謂不量其材之
所能受也使人教人皆謂師之施敎也誠敎者之誠材
學者之材也多其訊問而務窮之以其所不知進而不
顧其安而欲強之以其所未至則其使人也不出於愛

人之誠矣呻其所視之簡畢而徒務乎口耳之龐繁稱乎度數而不究乎義理之本則其教人也不足以盡人之材而使之有所成就矣悖佛皆謂不順其道也不由其誠不盡其材則教者之施之也悖而學者之求之也亦佛是以其學幽隱不明而至於疾其師徒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勉強卒業而無自得之實故其去之必速則其與強立不反者相去遠矣此教之所以不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釋文學本又作斅莫波反徐忘髮反

鄭氏曰未發謂情欲未生朱子曰禁於未發謂豫爲之防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也相觀而善謂之摩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愚謂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孫之謂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時之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孫之謂也夫子以回方賜而子貢自知其弗如學之謂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釋文扞胡旦反格胡客反又戶隔反勝音升又升證反過姑卧反壞音怪徐胡拜反燕音讌辟音譬下罕辟同

鄭氏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欲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孔氏曰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强譬如地凍則堅强難入情欲既發而後乃禁教則扞拒堅强教之不復入也學時已過則心情

放蕩雖勤苦四體終無成也施教雜亂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不可脩治也獨學而無朋友則有疑無可諮問而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也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如損者三友之類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愚謂燕辟如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也上言教之所由興有四此言教之所由廢有六者益發然後禁四者固爲教之失其方而學之無其助然其天資之高而向學之勤者或猶能奮發以有所成就若又加以私褻之朋私褻之談則固無望其能勤於學而雖有美質亦將漸移於邪僻而不自覺矣教有不廢者哉

君子旣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

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釋文道音導強沈其良反徐其兩反易以豉反

鄭氏曰道示之以道塗也開爲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氏曰喻猶曉也牽謂牽偪方氏慤曰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愚謂教唯其豫也故道之而無牽引之煩而和矣和者扞格之反也教唯其時也故強之而無屈抑之患而易矣易者勤苦之反也教唯其孫也故迎其機以道之開其端不遽達其意而人將思而得之矣思者壞亂之反也蓋君子唯知學之所由廢與故其教喻之善如此若相觀而善則存乎朋友之益爲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敎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釋文長丁丈反下同

鄭氏曰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曰爲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畏難則止愚謂失則多謂多學而識而未能貫通若子貢失則寡謂志意高遠而畧於事爲若曾晳失則易謂無所取裁若子路失則止謂畏難自畫若冉有多者欲其至於會通寡者欲其進於篤實易者欲其精於所知止者欲其勉於所行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敎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釋文敎如字一本作學胡孝反

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皆不務

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
煩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有
所譬而能使人曉之約微罕譬皆教者之不盡言也達
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
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
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
代唯其師此之謂乎釋文惡烏路反又如字○石經此上有其字
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材性之美
惡也朱子曰能爲師以教人則能爲君以治人能爲師
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顧氏炎武曰三代之時凡
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
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教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

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内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以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爲君德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愚謂至學之難易謂學者入道之深淺次第美惡謂人之材質不同無失者爲美有失者爲惡也博喻謂因學者之材質而告之而廣博譬喻不拘一途也長謂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長與君皆有教民之責故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君也能爲師者難其人故擇之不可不愼也夏商周爲三王并虞爲四代唯其師者唯以擇師爲重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孔疏云師尚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疏云南字亦鄭所加今按今大戴禮與鄭氏所引悉同蓋後人因鄭註增之非孔所見也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皇氏侃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敎則師東面弟子西面也輔氏廣曰嚴師爲難言盡嚴師之道爲難非心悅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不可也師所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在乎人之嚴師

也師嚴道尊然後民皆興起於學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釋文說音悅撞丈江反從依註讀爲舂式容反○鄭註從或爲松○今按讀當從輔氏讀爲脫從容當讀如中庸從容中道從七容反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功之愛其道有功於已善問者先易後難以漸入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朱子曰註說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盡答所問然後止也輔氏廣曰治木者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矣故曰

相說以解音悅恐非悅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譬觀之不然撞鐘以莛擊之則其聲小以楹擊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叩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若亟撞之未有能盡其聲者也愚謂功之謂歸功於師也節目木之堅而難攻處易說卦曰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說當讀爲脫相說以解謂彼此相離脫而解也從容義如從容中道從容以和鐘雖叩之而無不鳴然必撞之者不急迫從容間歇而後其餘聲乃盡若急迫叩之則鐘聲有不能盡者矣善待問者於學者之問無不答若鐘之小叩小鳴大叩大鳴然必問者不急迫從容閒暇然後盡發其旨意若急迫問之則教者有不盡告者矣非其於學者有所靳也蓋非從容則無沈潛詳審之意而不足以爲領受之地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釋文語魚據反舍音捨又如字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朱子曰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愚謂聽語謂聽學者之問而因而語之所謂小叩小鳴大叩大鳴是也此唯學有心得而義理充足者然後能之然敎者之語雖因乎學者之問而亦有不待其問而語之者蓋其心有憤悱而力不能問然後語以發之語之而不知則又當舍之以俟其後也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卽此義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

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釋文冶音也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

鄭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者仍見其家錮補金鐵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者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稱有似於為柳木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前事則即事易君子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孔氏曰良善也冶謂鑄冶也積世善冶之家其子弟見父兄鍜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使之完好故子弟仍能學為裘袍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善為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以成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

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故曰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以有志於學矣愚謂良冶之子之能爲裘也良弓之子之能爲箕也馬之能駕車也此三者非皆生而能之由於見聞習熟而馴致之也然則君子之於道苟時習而不已豈有不能至之理哉故察於此而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釋文當丁浪反治直吏反○鄭註醜或爲計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當猶主

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孔氏曰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學易成朱子曰比物醜類此句詳文義當屬上章仍有闕文愚謂比物醜類一句與下文義不相屬朱子以爲有闕文是也自鼓無當於五聲以下則言學當尊師之意以上三事引起下一事也夫五服之親骨肉也然非有師以講明其理則或有不知其當親者或有知其當親而所以親之非其道者人倫賴師而後明此師之所以無當於五服而實爲在三之一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釋文約徐於妙反沈於畧反齊如字

鄭氏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

或時以生或時以殺孔氏曰春夏花卉自生而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官爲諸官之本不器爲諸器之本不約爲諸約之本不齊爲諸齊之本朱子曰大德不官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如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愚謂德以人之所得而言道則指其自然之本體也大德不官言聖人之德盛大不但偏治一官之事也大道不器言大道之體不偏主一器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大信不約謂至誠感物不待有所要約而人無不信之若所謂誓告不及五帝盟會不及三王也大時不齊謂天之四時寒暑錯行未嘗齊一而卒未嘗有所違也此引君子之言本主於大德不官以明學必務本之意而兼及於其

下三者猶上章言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而兼及於五色五聲之屬也葢大德者務乎學之本者也才效一官者專乎學之末者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得其本者可以該末而逐於末者不足以達本故君子必有志於學而學必有志於本大學之道使人明德以新民而家以之齊國以之治天下以之平此學之所以可貴也不然而役役於一長一技之末雖終其身從事於學亦豈足以化民而成俗哉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釋文原本又作源委於僞反

鄭氏曰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孔氏曰源則河也委則海也朱子曰所以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愚謂疏引皇氏之

說云河海之外源之與委此一說也又引或解云源則
河委則海此又一說也詳經文之意源委卽指河海非
謂河海外別有源委也水之源可以至委而委不可以
達源猶學之本可以兼末而末不可以達本故三王之
祭川必先河而後海而君子之爲學亦必先本而後末
也

禮記卷三十六終

永嘉生員何𤅢文校栞

禮記卷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一 別錄屬樂記

鄭氏曰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葢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出鄭氏目錄次第與經不同孔氏曰周衰禮廢其樂先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古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爲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

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劉向別錄云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爲別錄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愚謂此篇鄭孔皆不言作者之人惟史記正義以爲公孫尼子所作未知何據樂以義理爲本以器數爲用古者樂爲六藝之一小學大學莫不以此爲教其器數人人之所習也獨其義理之精有未易知者故此篇專言義理而不及器數自古樂散亡器數失傳而其言義理者雖賴有是篇之存而不可見之施用遂爲簡上之空言矣然而樂

之理終未嘗亡茍能本其和樂莊敬者以治一身而推其同和同節者以治一世則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者而其用或亦可以漸復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釋文應應對之應篇內同比毗志反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即今之歌曲也愚謂此言樂之所由起也人心不能無感感不能無形於聲聲謂凡宣於口者皆是也聲之別

有五其始形也止一聲而已然既形則有不能自已之勢而其同者以類相應有同必有異故又有他聲之雜焉而變生矣變之極而抑揚高下五聲備具猶五色之交錯而成文章則成爲歌曲而謂之音矣然猶未足以爲樂也比次歌曲而以樂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舞蹈以爲舞則聲容畢具而謂之樂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釋文噍子遥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孔氏曰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是人

聲也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方氏慤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寬綽而有餘緩則舒徐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宣出而無留遣散則四暢而無鬱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壯猛以奮發厲則高急而淩物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圭角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方氏元文多有未安今畧爲改定如此陳氏澔曰六者之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愚謂首節言人心之感而爲聲由聲而爲音由音而爲樂其自微而至著有是三者之次自此以下六節皆承首節而

遞申之此二節言人之感而發爲聲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聲之義所謂聲皆指人聲而言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治直吏反

禮以示其所履而所志因有定向故曰禮以道其志樂以養其心而發於聲者乃和故曰樂以和其聲聲卽上所言六者之聲也感人心固以樂爲主然萬物得其理而後和故道以禮而後可和以樂也政者所以布禮樂之具而刑又所以爲政之輔者也極猶歸也民心卽喜怒哀樂愛敬之心也同謂同歸於和也六者之心人之所不能無惟感之得其道則所發中其節而皆不害其爲和矣故禮樂刑政其事雖異然其歸皆所以同民之

心而出治平之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釋文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笥○今按樂當音洛治世之音安以樂爲一句其政和爲一句下四句放此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孔氏曰治平之世其音安靜而和樂由其政和平而人心安樂也禍亂之世其音怨懟而恚怒由其政乖僻而人心怨怒也亡國謂將亡之國也亡國之時其音悲哀而愁思由其民困苦而人心哀思也亡國不言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愚謂此節言人心之感而成爲音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音之義所謂音皆謂

民俗歌謠之類而猶未及乎樂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釋文徵張里反後放此怗徐昌廉反懘昌制反又昌紙反

此乃言音之比而爲樂者也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孔氏曰宮爲君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商爲臣者鄭註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次君角爲民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角清濁中爲民之象也徵爲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

徵五十四絲是徵清事由民造爲先事乃後有物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所以徵爲事之象也羽爲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物劣於事故處最末𢿱敗謂不和之貌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𢿱敗矣劉氏曰五聲之本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數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弦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弦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角屬木弦用六十

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徵屬火弦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羽屬水弦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各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律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敝敗也愚謂此下三節承首節比音而樂之義而申之而言樂之通於政此節則以政之得而感爲樂者言之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釋文陂彼義反石經官作臣

鄭氏曰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散也陂傾也孔氏曰五音倣敗各有所由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攲斜而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其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其君賦重其民貧乏之故也樂緯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聲宏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

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脣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應是爲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又云音相生者和註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爲和不以相生應即爲亂也愚謂此二節又以政之失而應於樂音者言之也五者偏有所亂者亂世之音也五者皆亂至於迭相陵侮而爲慢者亡國之音也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四者由輕而重則聲之失莫甚於慢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釋文比毗志反濮音卜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

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孔氏曰比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不可禁止也愚謂比近也近於慢猶未遽至於慢也慢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是也○孔氏曰異義云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今按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異義

云十九誤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氣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解慢愚謂孔氏謂鄭詩說婦人者九據毛詩而言許愼言鄭詩說婦人者十九疑齊魯韓三家詩說有如此者今朱子集傳於鄭詩多以爲淫詩與毛傳不同豈非卽由愼說發其端與然鄭詩不可以爲鄭聲說見後魏

文侯篇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倫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方氏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通於道者則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則君子之知樂者也愚謂樂通倫理謂其通於君臣民事物五者之理也禮樂之爲用雖異而理則相通故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則惟實體其理於身者能之又非僅知之而已故謂之有德自第二節以下承首節聲音樂三者之義而遞申之至此則合而結之而歸重於知樂以起下章之義也○右第一章本樂之所由

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敎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釋文食音嗣下食饗同和胡卧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

鄭氏曰隆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平好惡敎之使知好惡也孔氏曰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疏越疏通底孔使聲遲聲濁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初發首

一倡之時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念之不忘也尙元酒在五齊之上也腥生也俎腥魚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肉湆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也元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先王制禮樂不爲口腹耳目將以敎民均平好惡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愚謂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燕禮大射工六人四瑟皆歌工二人若諸侯大饗之禮歌工當有四人以一人發歌句而三人應和之也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升歌并有琴此言瑟而不言琴然則升歌用琴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之與致猶極也俎腥魚謂朝踐薦血腥之時魚亦腥而載之

於俎也樂以升歌爲始合舞爲終故樂未嘗不極音而其隆者則在於升歌清廟以發明先王之德而不在於極音也食饗之禮設尊則以元酒在西醴酒在東薦牲則以薦腥在先饋熟在後故食饗未嘗不致味而其隆者則在於元酒腥魚以反先代質素之本而不在於致味也樂在於示德故不極音而有餘於音禮在於反古故不極味而有餘於味也人道本無不正惟其徇於好惡而失之人之好惡之出於本然者亦無不平惟其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失之今使人皆知貴德反古之意則不至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好惡自此平人道之正可以反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釋文泆音逸知者音智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卽有是形有是形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審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則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

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天理唯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上面見得其本體耳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

是也又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又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是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愚謂上文言先王之制禮樂所以教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此節又以人之好惡本於性而流於情者言之蓋人之好惡之失乃大亂之所由起此禮樂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釋文衰七雷反安樂音洛冠古亂反別彼列反下文皆同

鄭氏曰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愚謂射鄉鄉射鄉飲

酒也人之好惡無節先王之制禮樂於天下之人皆爲之節安樂者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和安樂者言導之於和而使之發於聲者皆安樂也和安樂者樂之所以和民聲也節喪紀別男女正交接者禮之所以節民心也又爲之政以一其行爲之刑以防其姦此四者聖人脩道之教人道之所以正而大亂之所以息也○右

第二章本樂之所由作也

右樂本篇第一○十一篇之次禮記與劉向別錄史記樂書皆不同蓋別錄乃二十三篇之舊次而禮記則取以入禮者之所更定樂書本取諸禮記而褚少孫又自以其意升降之也鄭氏註禮記一依經文而目錄之次又不同觀其於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皆以年代次之則其意似以禮記之舊次爲未善又以經文次第不

欲輒更而於目錄見其意也又鄭謂十一篇畧有分則自魏文侯賓牟賈師乙三篇確然可見者之外其餘分篇鄭氏原無明說孔疏亦言仔細不可的知疏中及史記正義分篇之說皆本於皇氏雖未有以知其必然然別無可考證今姑從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釋文勝治證反飾音敕本亦作飾音式著張慮反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禮樂欲其並行彬彬然陳氏澔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

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愚謂禮言
義見其有以相辨而貴賤之所以等也樂言文見其有
以相接而上下之所以和也好惡者刑爵之本刑爵者
好惡之用仁以愛之而有惻怛之實義以正之而得裁
制之宜又所以爲禮樂刑爵之本者也民治行者言以
此治民而民無不治也○右第一章言禮樂之爲用異
而實以相濟也葢禮之與樂若陰之與陽仁之與義其
理同出於一原其用相須而不離樂所以和禮而禮之
從容不迫者卽樂也禮所以節樂而樂之節制不過者
卽禮也且萬物得其理而後和其序尤有不可紊者故
樂記一篇每以禮相配而言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釋文易以豉反爭爭鬬之爭長丁丈反

鄭氏曰樂由中出和在心禮自外作敬在貌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

愚謂禮樂之本皆在於心然樂以統同畢其心之和順者達之而已故曰由中出禮以辨異其親疏貴賤之品級必因其在外者而制之故曰自外作樂由中出故無事乎品節之煩而其意靜禮由外作故必極乎度數之詳而其事文樂之大者必易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不在乎幼眇之音也禮之大者必簡元酒腥魚而有遺味而不在乎儀物之繁也然則由中出者固非求之於外

而由外作者正當反而求之於中矣樂至則無怨者神人治而上下和也禮至則不爭者上下辨而民志定也必易必簡者禮樂之所以立乎其本無怨不爭者禮樂之所以達乎其用如此則第相與揖讓以行禮樂而天下自治矣天子不怒者言無可怒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使民父子有親明長幼之序使民長幼有序以敬四海之內者使四海之內皆粲然有文以相接相敬而無相褻也暴民不作至天子不怒樂至則無怨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以下禮至則不爭之事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作不同而其治天下之功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禮樂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愚謂天地有自然之和而大樂與天地同其和天地有自然之節而大禮與天地同其節百物不失者百物得和以生各保其性也祀天祭地者萬物得節以成本其功於天地而報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自然之和節也禮樂者聖人之功用同和同節者也鬼神體物而不遺禮樂體事而無不在二者一明一幽同運並行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得其節而合於敬無不得其和而同於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鄭誹沿或作緣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
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
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
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恩
謂禮之事異而敬之情則同樂之文殊而愛之情則同
禮樂之文與事者其末而愛敬之情者其本末可變而
本不可變故明王以相沿也事與時並者禮有質文損
益視乎時以起事名與功偕者樂有韶夏濩武隨乎功
以立名也明王之於禮樂因其情之不可變者以爲本
故因時以制禮象功以作樂而皆有以成一代之治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
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
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釋文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上時掌反還音旋

鄭氏曰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謂訓其義也愚謂禮樂之文所謂殊事異文者也器則文之所寓也其文易識其情難知知其情則得其本以達其末而化裁變通其文由之而出故能作識其文則於其本猶有所未逮也而於其已然之迹亦可以守之而不失故能述作者之謂聖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述者之謂明游夏季札是也○右第三章言禮樂之本在乎愛敬之情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爲也禮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爲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愚謂禮以節行非所以爲亂也然過制則不足以爲節而反至於亂矣樂以道和非所以爲暴也然過作則不足以爲和而反至於暴矣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下又以樂專屬天

以禮專屬地者葢天地各有自然之和序而樂之動而屬乎陽禮之靜而屬乎陰於天地又各有所專屬焉猶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分而言之則陽與剛屬乎天陰與柔屬乎地雖若各爲一理而實則相通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釋文邪字又作耶同似嗟反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愚謂論倫無患者言其心之和順足以論說樂之倫理而不相悖害也樂之情禮之質以其根於心者言聖人制禮樂之本也樂之官禮之制以其著於事者言聖人用禮樂

之質也至於禮樂既達而施而用之又欲以情官質制徧化天下之人而與民同之也○右第四章言禮樂之作本於天地而達於民也

右樂論篇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釋文王如字徐于況反治直吏反辯本又作辨音遍亨沈普衡反徐許兩反夫音扶下皆放此

鄭氏曰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偏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不相沿樂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愚謂聲容者樂之末也故干戚之舞非備樂而朱弦疏越有遺音者

矣儀物者禮之末也故孰亨而祀非達禮而元酒腥魚有遺味者矣樂之文五帝未嘗相沿禮之事三王不必相襲以其非禮樂之本故也帝王皆有禮樂於五帝言樂於三王言禮互文也樂失其本而致飾於聲容之盛則反害於和樂之正而至於憂矣禮失其本而徒務乎儀物之粗則不根於忠信之實而失之偏矣敦厚其樂而不至於憂禮節詳備而不至於偏則惟其情足以稱之而能與天地同其和節故也非大聖其孰能之○右第一章言惟聖人能作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釋文長丁丈反近附近

近之近又其靳反　惇音純本又作敦

天地定位萬物錯陳此天地自然之禮也流而不息而闔闢不窮合同而化而渾淪無間此天地自然之樂也春作夏長者天地生物之仁也仁者陽之施故近於樂秋斂冬藏者天地成物之義也義者陰之肅故近於禮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體之異率神者氣之流行而不息循乎神之伸也居鬼者體之一定而不易主乎鬼之屈也率神則屬乎陽而從天居鬼則屬乎陰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法乎陽以爲生物之仁制禮以配地法乎陰以爲成物之義也天地官言天地各得其職猶中庸之言天地位也蓋聖人法天地以作禮樂而禮樂又能爲功於天地此聖人所以贊化育而上下同流者也○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

以下所能作其文似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却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釋文卑如字又音婢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愚謂此中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之義也禮有君臣而天尊地卑卽自然之君臣也卑謂澤高謂山禮有貴賤而山澤之卑高卽自然之貴賤也易之義以陽爲大陰爲小禮有小大而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卽自然之小大也方以道言物以形言方以類聚而剛柔燥濕之相從物以羣分而飛潛動

植之各異由其所稟之性命不同也在天而日月星辰之成象在地而山川人物之成形凡此皆禮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然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釋文上時掌反齊註讀爲躋又作隮子兮反摩本又作磨末何反蕩本又作盪同大盧反霆音廷又音挺煖徐許爰反沈況遠反

鄭氏曰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愚謂此申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義也言其體謂之天地言其氣謂之陰陽陰之氣上升陽之氣下降則陰陽相摩矣天下交於地地上交於天則天地相蕩矣煖易作烜鼓之奮之動之煖之皆指萬物而言凡此皆樂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

然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害人愚謂此又言在人者不可以無禮樂也蓋天地雖有自然之禮樂而禮樂之在人者乃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故無樂則氣化不時而至於乖沴故萬物不生無禮則男女無別而至於相瀆故既亂興作蓋禮樂與天地相感通故禮樂之不興雖人事之所為而其足以害物而致亂者乃天地之情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釋文蟠步丹反或蕃河反

鄭氏曰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孔氏曰禮樂

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乎天地之間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用之祭祀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高遠也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朱子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愚謂此言聖人作禮樂之功效所謂禮樂明備而天地官者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釋文樂著直略反大音泰

鄭氏曰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愚謂樂者陽之動故氣之方出而爲物之大始者樂之所著也禮者陰之靜故質之有定而爲物之巳成者禮之所居也著不息者天之動

也著不動者地之靜也一動一靜充周乎天地之間以始物而成物者自然之禮樂也惟天地之禮樂如此故聖人之治天下亦必曰禮樂云云者語辭也○右第二章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而制之又能為功於天地也

右樂禮篇第三史記正義作禮樂○今按十一篇之名別錄及史記正義與孔疏間有不同今其名篇之義已不可盡考知亦無以質其得失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王氏肅曰尸子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孔氏曰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陳氏祥道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而夔始制之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釋文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右第一章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磬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言盡人事也孔氏曰按樂緯及禮樂志云

黃帝曰咸池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則世本名咸池是也周禮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愚謂此與周禮大司樂皆言歷代樂名此言大章與周禮雲門大卷相當則大章卽雲門大卷無疑也鄭氏周禮註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是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也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曰大章而莊子亦言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故鄭於此註又以大章爲堯樂咸池爲黃帝樂又以其於先後之序不合則謂黃帝之

樂堯增脩而用之夫五帝不相沿樂舜禹湯武皆自作一代之樂何以堯不作樂而但脩黃帝之樂而用之乎周用六代之樂於先代之樂未嘗别爲立名何以堯用黃帝之樂乃别爲之名乎秦人事不師古始改周舞曰五行舞至漢高帝又改舜招舞曰文始舞三代時未聞有是也大章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以周禮六樂之序斷之無可疑者緯書繆妄莊生寓言而漢志之言卽本之緯書均未可據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敎者民之寒暑也敎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鄭氏曰敎謂樂也愚謂敎不時則傷世故必有樂以敎民事不節則無功故必有禮以節事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愚謂此承上敎不時則傷世而言先王以樂敎民之事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孔氏曰凡獻數按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但春秋亂世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

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愚謂此承上事不節則無功而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也無禮則酒食至於興訟有禮則酒食可以合歡事之不可以無節如此然禮之節民非一事獨以備酒禍言之者畧舉以見其餘也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釋文綴知劣反

鄭氏曰綴猶止也愚謂樂所以使民象君之德禮所以綴止民之淫亂此承上二節以起下文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釋文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哀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各遂其哀情是有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禮使之不過而各

遂歡樂是有禮以樂之也哀樂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愚謂此結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釋文著知慮反○漢書禮樂志易俗下有易字

鄭氏曰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愚謂此結言先王以樂教人之事也○右第三章

右樂施篇第四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釋文知音智應於證反篇內同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慢本又作熳莫諫

反易以豉反賁依註讀爲憤扶粉反肉而救反好呼報反辟匹亦反狄他歷反○鄭註肉或爲潤○今按志微漢書作纖微當從之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孔氏曰此言人心不同隨感而變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合成爲樂又下感於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與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身爲本手足爲末故云奮末動使四支詩云踧踧周道字雖異與此秋同詩又云滌滌山川言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狄成滌濫言樂之曲折疾速而成速疾而止陳氏祥道曰

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
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邪陳氏澔曰狄與逖同
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
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
浸漬侵濫無分際也瑟謂志微漢書樂志作纖微是也
纖微謂樂音纖細而微眇也諧和也慢疏也易平也繁
文文章繁簡節節奏簡也猛起謂樂之始剛猛奮末謂
樂之終奮迅廣賁謂樂音廣大而憤怒也肉好以璧之
肉好喻音之圓轉而潤澤也順成者以順而成和動者
以和而動也流辟者流宕而偏辟邪散者淫邪而散亂
狄成言樂之一成節奏逖遠所謂流湎以忘本也滌濫
如水之滌蕩放濫往而不返也纖微噍殺之音出於哀
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哀矣嘽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出乎樂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
而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出於怒者也以此感
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怒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出於
敬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敬矣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出於愛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
之而愛矣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出於喜者也以此
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喜矣此所言六者之音與第
一篇同但彼言人心之感而爲聲此則言樂音之感人
而人心應之也○孔氏以志微爲君之志意噍殺爲樂
音嘽諧嫚易爲君德繁文簡節爲樂音粗厲爲人君氣
性猛起奮末廣賁爲樂音廉直勁正爲君德莊誠爲樂
音寬裕爲君德肉好順成和動爲樂音流辟爲君志邪
散狄成滌濫爲樂音皆上論君德下論樂音蓋因首句

志微二字推類以言其餘然如其言則上下衡決不成文理且首篇云其聲嘽以緩其聲粗以厲其聲直以廉則此云嘽緩粗厲廉直皆指聲言亦明矣鄭氏引左傳其細已甚以解志微則於志微二字原不指君德然以志言音義又不合當從漢志作纖微爲是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稱尺證反比毗志反長丁丈反見賢徧反

情性先王一已之情性也先王之性天理渾然其發而爲情者無不中節此中和之極而作樂之本也鄭氏曰

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猶宮爲君商爲臣陳氏澔曰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絪緼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合生氣之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使剛氣不至於怒柔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於中而發見於外矣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

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者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使五聲相和相應若五色之相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終於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也人倫之理皆可於樂而見之故曰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爲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釋文易以豉反湎緜鮮反和胡卧反○今按和當讀平聲石經滅上無而字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土衰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擾故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故生物不得遂成也道衰亂上下無序男女無別故禮慝而樂淫此以上三事喻下一事也感感動也條逺也暢舒也感條暢之氣謂感動人心長遠舒暢之善氣也慝謂萬物得其理而後和禮既慝則樂亦淫矣哀之過故其聲纖微噍殺太急而不莊樂之過故其聲嘽諧慢易太緩而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安故流湎以忘本忘本故其節奏廣廣則寬博而容姦邪犯節故其節奏狹狹則迫切而思嗜欲感條暢之氣則無以合生氣之和滅平和

之德則無以道五常之行此皆淫樂之害也

右樂言篇第五史記正義作言樂

禮記卷三十七終

廪生邑後學唐宣言校栞